

《十堰日报》元月十八日刊出拙著《郟阳大丰仓的前世今生》，立即引起十堰的文史工作者、传统文化研究者及各类媒体的关注。尤其是郟阳区文物局局长谢守军为此焦急不已：一定要收集更多更详尽的关于郟阳大丰仓的历史资料，特别是要找到大丰仓的石碑，这座光绪初年重建大丰仓的记事碑非常重要，是郟阳历史上的重要文书档案。

寻碑记

在《郟阳大丰仓的前世今生》一文中，笔者讲述了有热衷郟阳文化的人士想方设法寻找大丰仓石碑的故事，出于对郟阳历史文化的珍惜和热爱，苦苦寻找石碑的人不在少数。“石碑既然是石头材质的，就不会轻易消失，只要下定决心就能找到。”对于找到大丰仓石碑，谢守军的意志很坚定。我在他探讨大丰仓石碑下落这一问题的时候表示，当年有人掘地三尺都找不到实物，只找到了一份抄件，时隔多年再找，寻找难度可能比较大。

但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元月十九日夜晚，谢守军在电话里告知我，他找到了大丰仓的石碑并已送到郟阳博物馆，遗憾的是，那石碑断成两截，残缺处的文字有所缺失。

在电话中，我问他如何找到这石碑，他讲述了整个过程。话说当年这石碑从大丰仓被拉到当时郟县新城的粮食局，他猜想，局里的老职工或多或少会知道它的下落，于是他就设法寻找当年粮食局的老职工。结果很多人已去世。后经过寻访打听，他终于得知有一位张姓老者家有古碑。他就立马去看，果然是光绪九年大丰仓石碑。张姓老者的遗孀很是通情达理，同意他们把碑拉走。

得知找到石碑的那夜，我兴奋得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找到大丰仓石碑，是一件大喜事。因为大丰仓是郟阳地区仅存的实体文物，更是国家级实体文物，找到了这个石碑相当于找到了大丰仓遗失多年的“身份证”！欣喜之余，我决定第二天就去把碑文拓印出来供各方研究。

一般来说，室外拓碑最好选在每年的三、四、五、八、九、十月，因为这些月份的气温最适宜拓碑。像是寒冬腊月这样的低温天气是不适合拓碑的，但我还是坚持要试下。因为我们都非常急切地想看看这碑文上的内容，亲眼看到大丰仓“身份证”上的信息。

把宣纸贴在冰冷的石碑上，彻底喷湿纸张，等到它被晾至将干未干、手摸上去没有凉意时才能拓印。但在这寒冷的季节，这个过程注定是漫长的。郟阳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来围观，想看看拓制效果。直到中午下班时间，这碑上的宣纸还是湿淋淋的。到了下午三点，宣纸干得刚刚好。随着每拓出一片字迹，围观者开始惊叹这传统技艺的高妙。

古碑现真容

这块郟阳大丰仓石碑的规格是167×76×20厘米，正是知府级别立碑的规格。青冈石材质，捶打石碑时有金石之声。令人惋惜的是石碑断成两半。我只得分两次拓印，带回家晒至干透，再把两块拓片连接，抄录出文字。因其中断裂，部分文字丢失。但95%的文字是准确的，大略可供研究者参考使用。

新建大丰仓碑文(节选)

从来为政之要莫重于保民，保民之要莫先于足食。鸿蒙开辟，治政必以食为首务。古昔盛时固邦本，厚民生，胥于是图之。汉司农耿寿昌请筑常平，谷贱则增价而余以利农，谷贵则减口(储?)以贍民。随度支尚书长孙平口，每秋令民家出粟麦储之闲巷，名曰“义仓”。皆法良义美，足备缓急。我国家肇域四海，矜念民依。凡直省郡县遍建仓廩，一踵常平仓。有司悉仰体朝廷德意，实力奉行，不致法久弊生，存空名而鲜实济，休哉！何口之孔长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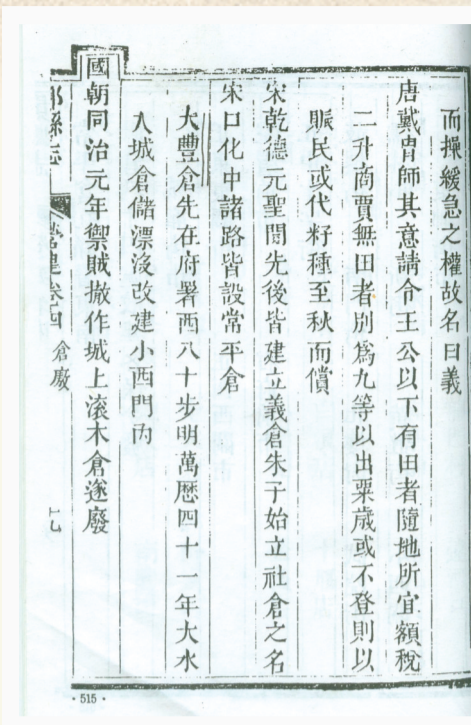
(注：笔者自拓片抄录并断句标点，随文加注。学识所限，有几句断句不准。俟识者指点。另因此碑断为两截，故中有缺失文字。笔者揣度上下文意，贸然补之。所补者，以补形式标出，就教大方，并供研究者参考。揣度不出者，则以口标出。)

拓片出来后，我发给十堰博物馆的刘志军先生、郟阳博物馆的薛明同志、武汉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王后同学，他们都夜以继日地研究考辨，补录缺失文字。我想，他们比我高明，研究的结果应该更准确些。

此外宕开一笔，古时制碑，是用朱砂写在石碑上的，故称“书丹”或“丹书”。此碑是“生员徐葆中丹书”。“生员”“庠生”都是县学的学生。一篇碑文，大约千字左右，估计知府不会亲自书写，我估摸是在县学中选善书的学生代劳，当然也刻上书写者的名字以垂不朽。

百年石碑：郟阳大丰仓的「身份证」

邢方贵



《郟县志》中关于拆毁大丰仓御敌的记载。



郟阳大丰仓石碑碑文。



郟阳大丰仓石碑拓文。

碑文中的真与伪

考量这142年前(1883年-2025年)的大丰仓石碑，其中很多信息还需考证和商榷。

笔者在《郟阳大丰仓的前世今生》中转述陈永强所言当时粮食局一位职工抄录了碑文，但这篇千字文中通假字、异体字、生僻字较多，那位职工恐怕无力全部辨识，另他只抄录重要信息而非全文，且他抄录的立碑时间为光绪七年，实则当是光绪九年。

这位立碑的知府承禄所叙大丰仓重建过程，并非为他任期内的经历，而是他的前任知府彭世翰所为。承知府说是他勘察位置、组织修建，这完全不符合史实。根据石碑上所记文字叙述，大丰仓是承禄在光绪七年勘察地形后上报湖广总督李瀚章批准，才开始建设。实际上，光绪皇帝在光绪四年(1878年)二月十九日就诏令全国修复官仓、社仓、义仓。承禄的前任郟阳知府彭世翰雷厉风行，立即奉命整顿顿仓储，复建了大丰仓。这段宝贵史料是“郟史泰斗”冷遇春先生逐页翻查清《德宗实录》(即光绪皇帝《起居注》)找出来的。

彭世翰在光绪四年奉诏动工复建大丰仓，经三年时间，到光绪七年大体完工。这个时期，承禄尚不知在何处任职，由此推断，碑文中所述他在光绪七年勘察地形上报建大丰仓与史实不符。

更令人存疑的是，承禄在碑文中说“经始于七年秋，凡六阅月而工竣”。意思是光绪七年动工，经过六个月就完工。复建大丰仓是一项宏大的工程，在当时的施工技术与条件下，六个月即完工不得不令人怀疑其真伪。

此外，碑文中说：“同治六年贼氛逼(逼同‘逼’)郟乡，尽拆毁榷制滚木为御贼计，仓遂废。”意为明代大丰仓是同治六年(1867年)因为御贼而被拆毁，完全不合史实！因为

同治丙寅年(1866年)《郟县志·营建卷四·仓廩》有记载：“国朝(清)同治元年(1862年)御城，拆作城上滚木，仓遂废。”

实际情况是，同治元年太平天国扶王陈德才率十万兵丁围攻郟阳府城，救兵未至，城内守城器具用完，知府艾凌美下令拆毁大丰仓砖瓦木料以做滚木礮石御敌。后援兵赶到，郟阳府城解围。大丰仓由此废圮。

同治三年，清军彻底击溃陈德才使其溃退到郟西，郟阳地区再无战事。同治五年，郟县按中央政府指令，撰修《郟县志》告竣。同治六年，郟县修补被太平军炮击破损的城墙。主修《郟县志》的均州贾洪诏建议在补修城墙的砖上铸“古糜城 同治六年重修”铭文。至今郟县新城出土不少这种铭文砖。这些都说明在同治五年、六年期间，郟县已是一片安定祥和，并无战乱。

由此可见，大丰仓应为承禄的前任知府彭世翰历三年经营而建成的。一般这种大型官方建筑是一定要立碑以纪的，但彭世翰为什么没立碑呢？估计是直到光绪八年，大丰仓还有些煞尾工程，不能算完全竣工。谁知到光绪九年，他还没来得及立碑就因其他的事情牵连被治罪革职，承禄便接任了郟阳府知府。那时大丰仓大概已交付使用了。

在封建时代，一个地方官上任，首先要查看本地方志，了解当地历史、人文、风情等，好革故鼎新，兴利除弊，但不知为何承禄竟不顾《郟县志》所记将大丰仓复建之功据为己有。现细看此碑落款“钦加三品衔花翎 特授郟阳府正堂世袭云骑尉承禄”，就明白个中道理了。原来此人是“钦加三品衔”“世袭云骑尉”。知府一般是六品衔，但他是三品还有顶戴花翎和世袭爵位“云骑尉”。凭借他当时的权位，篡改碑文不是一件难事。

大丰仓“身份证”的当代意义

大丰仓石碑中有许多重要信息，在当代仍具有借鉴意义。

如开篇所言：“从来为政之要莫重于保民，保民之要莫先于足食。”就体现了“民为邦本，保民而王”的治国理念和“积贮，天下之大命也”的储粮观念。

再如，文中列举的自汉代以来，官方相沿建设“常平仓”，用来储粮保障民生；“每秋令民家出粟麦储之闲巷”，隋朝建民间互助互济性质的“义仓”；而“谷贱则增价而余(意为购入)以利农，谷贵则减储以贍民”则是国家粮仓保护农业生产与农民利益的重要举措。

而“郟郡僻处万山中，刀耕火种率硗(qiāo)土地多石而贫瘠”壤瘠区，民鲜蓄(gài通“盖”)藏。又地当雍、梁之交，控楚疆上游，胜国而还屹(tuó)颓废、荒凉)为重镇。非未雨绸缪广积储，何以抒悬馨之虑，措覆盂之安”这一段则结合郟

地特点阐述了储备粮食的重要意义。就自然地理方面而言，郟阳位置偏僻，处于万山之中，土地贫瘠，历代刀耕火种，老百姓很少有余粮可储存；就人文地理方面而言，郟阳处于当时的雍州、梁州和荆州相交的三边地域，如有战事，一旦战胜一方将此荒凉之地建为重镇而扼守，不做广积粮的准备，就无法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。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代，粮食储备都事关百姓的温饱 and 军事安全。这些储粮观念，对后世很有借鉴意义。

此外，该碑最重要的有效信息是关于光绪初年重建大丰仓的选址、勘查、建设、设置情况。如建设用银四千六百两，购粮储备用银一万二千六百多两等。正因为有了这些信息，才使得古碑真正成为大丰仓的“身份证”。

从清光绪九年至今，一百多年的历史已消逝，但这宝贵的石碑却幸存下来并被保留至今，供我们凭吊与深入研究。



(本版照片均由郟阳博物馆提供)

郟阳大丰仓是湖北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明代、清代官方国家粮库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

郟阳大丰仓的石碑上记录了光绪初年重建大丰仓的重要信息，是郟阳历史上的重要文书档案。